

# “青·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展”策展手记

白昊卉 张雪萌



展厅一角

## 策展缘起与选题理念

中华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以五行哲学为经纬,将色彩升华为宇宙秩序的镜像。其中“青”以其独特的语义张力——涵盖蓝的天穹、绿的山水、黑的墨韵,成为最具东方意蕴的色谱。它从《周礼》“东方谓之青”的方位仪制中走来,于敦煌壁画的青金佛光、龙泉青瓷的梅子釉色,最终沉淀为文明基因中对自然与生命的诗意诠释,这种融汇自然法则、社会礼序与心性追求的色彩体系,也为中华美学奠定了千年基调。

当世界的目光因 2025 年第 12 届世界运动会聚焦成都,策动“青·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展,化身为城市庆典的参与者、文明对话的发言人,让“运动的活力”与“色彩的静美”,实现一场双向奔赴。

## 策展逻辑与展品解读

展览序厅部分以介绍构成中国传统色彩基础的五色体系——“青、赤、黄、白、黑”为切入点,选取每种色彩代表性文物,自然引入“青色”这一展览主题。中国古代的青色涵盖了现代色彩中的蓝、绿等多种颜色,是中国特有的色彩词汇。

展览第一单元“蓝田日暖玉生烟”集中展示了以青色系矿石为原料的文物,包含青玉、翡翠、绿松石、青金石等多种材质。所选青玉类展品造型多样、用途各异,来自长沙市博物馆的一级文物西汉蒲纹青玉璧,造型繁复优雅,工艺成熟精湛,显示出当时对于礼仪祭祀的重视;翡翠类文物则因其青翠欲滴、色泽盈透的外观,多为装饰与陈设,是人们审美意趣的集中体现,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展品是故宫博物院藏的御题诗翡翠福祿寿插屏,纹饰与造型都体现着当时社会所普遍追求的美好寓

意;安徽博物院藏战国时期的镶嵌绿松石菱纹铜剑,数千年过去仍剑光凛然……以上种种青色系文物,或遵循仪礼典章,或题刻文人诗词、雕琢写意山水,均有自己特殊的美学价值,无不体现着社会生产水平与古人的精神寄托。

展览第二单元“雨过天青云破处”重点展示了包括青瓷、青花瓷和颜色釉瓷在内的多种瓷器以及精美剔透的琉璃器。在此部分,展览详述了青瓷的发展脉络,从雅逸古朴的原始青瓷,到长沙窑、钧窑、景德镇窑等窑系日益成熟的瓷器,清晰可见不同窑口及工艺流派所呈现的独特青色审美风貌。其中长沙市博物馆藏“人生一世”题记瓷壶,更是以“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豁达人生态度,令观众得见制作者精神世界一隅的同时,引发更多感悟。青花瓷是东方美学的代表,成都考古研究院藏元代玉壶春瓶,造型优美流畅,“苏麻离青”钴料的使用上色更加自然,在洁白莹润的器身上尤为鲜明;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清代青花山水火锅拉近了古今距离,趣意横生,是青色运用于饮食生活中的生动体现。颜色釉瓷则充分呈现了青色概念下宽广多变的色阶,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天蓝釉石榴尊、霁蓝双兽耳盖罐等展品为其中代表。在尤为引人注目的琉璃器展品中,湖南博物院藏工艺精巧的战国螺旋纹琉璃珠、西汉琉璃矛等展品,进一步丰富了本单元对于青色美感与内涵的诠释。

展览第三单元“世间无限丹青手”重点呈现传统织物服饰与青绿山水画两类文物展品作为青色的物质载体与艺术表现。织物类展品中,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清代淡青暗花缎绣花蝶大襟女褂以淡青色为基调,辅以暗花缎的织造工艺,清新淡雅,体现了清代服饰制造技术与装饰审美的时代特征。青绿山水画部分,重点展示了常熟博物馆藏清代苏弘瞻青绿山水卷,画风精细而工整,设色清丽雅致。古代文人常寄情于山水之间,向往“天人合一”

的隐逸生活,青绿山水画代表着山川自然,其不仅仅是以矿石原料描绘山河风光的创作技法,更是古时文人审美取向与精神世界的现实表达。

在展览尾厅“青出于蓝胜于蓝”部分,青色由古至今的传承与创新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印证。展览以蜀锦、蜀绣等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展示收尾,既是对中华民族“青色”这一传统色彩审美的回应,也是向观众展示,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汲古出新为传统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强劲生命力。这种力量使青色作为中国传统色彩美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能够与人们最为朴实的文化认同相和鸣。

## 策展亮点与展览特色

**时空跨度: 紧扣展览主题,明晰展览表达路径**  
纵观历史长河,古人对于青色的崇尚与热爱,跨越千年,纵横万里,均有着鲜明的体现。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的一抹青绿便已留下清晰的印记。此后数千年间,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青色作为核心视觉符号与美学传统,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同认可,渗入社会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承与发展中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意义,深刻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审美追求。也正因如此,本次展览在展品选择上,汇集了来自国内 20 余家文博机构的 200 余件青色系文物,以宏大的时空维度、丰富的展品种类,力求让观众在有限的展厅之内,能够全面且直观地感受“青色”在中华民族美学思想上的重要地位。在展览叙事上,则以青色为引线,串联起每一件展品,展示好、表达好文物背后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下转 8 版)

# 历史记忆的城市转译

以“共卫山河——西安军民抗战纪事”专题展为例

刘燕



“保卫潼关,为西安而战!”独立展项

9月2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联合西安市档案馆、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推出“共卫山河——西安军民抗战纪事”专题展。展览以在地叙事、空间体验与情感共鸣为核心策略,着力将抗战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认同的城市记忆载体,旨在激活历史记忆、重塑地方认同,推动历史真正融入当代城市的精神脉络与身份建构进程。

## 在地叙事:多维视角下的西安抗战记忆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将西安作为西北军事指挥中枢,统筹区域防御与作战部署;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在西安恢复陕西省委、西安市委等组织,设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和领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如何更立体、深入地展示西安抗战史,成为我们策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 多元主体,从宏大叙事到个体经验

城市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凝聚着社会共同的情感与历史经验,其建构源于每一个体的社会实践。“共卫山河”专题展览突破传统宏大线性叙事框架,围绕防空袭、国共合作、抗日动员与后勤保障四大主题,聚焦西安军民各群体的战时经历,运用日记、家书、口述史料、实物等载体,从个体经验出发,再现西安抗战历史的真实肌理与生命印记,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抗战记忆图景,不仅弥补了宏大叙事对细节与差异性的遮蔽,更让抗战历史得以在“人的尺度”上被感知、理解与传承。

### 交叉互证,多元史料的整体与阐释

西安八办现有馆藏文物多集中于机构沿革、地方党组织建设及相关个人经历,对抗战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复杂历史的呈现仍显不足。为拓展展览的深度与多元性,此次展览通过主题性文物征集与联合办展机制,系统整合来自不同来源、多种类型的一手史料。一方面,成功征集到一批反映日军侵华罪证的实物;另一方面,引入西安市档案馆珍藏的防空、经济、宣传等档案,有效填补馆藏空白,平衡历史叙述的不同侧面。展览融档案文献、往来信件、敌方实物、历史照片等多类型材料,构建起扎实的实证基础,从而突破单一叙事,更全面立体地呈现历史原貌,增强了叙事张力与解释力度。

### 人物融合,文物背后的多维故事

记忆是流动、多元且可被持续建构的。展览突破传统以政治、军事史为核心的文物阐释框架,融入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空间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等多维视角,呈现更丰富、有温度的历史图景与人性内涵。如《铁证:1940》数字交互展项,以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的手表为核心,利用数字透明屏叠压 1940 年伍云甫日记中有关空袭的原始记录,将伍云甫从“革命干部”还原为“空袭亲历者”,深刻揭示战争对西安民众的无差别冲击。观众可通过观看实物、查询历史片段,与过去建立深切联结,在交互中感知苦难中的坚韧与希望,进一步增强历史叙事的人文温度与情感共鸣,为代际记忆传承注入新活力。

**独立场域呼应展览主题**  
四大专题交汇处,特设“保卫潼关,为西安而战!”独立展项,作为展览的叙事核心与精神高地。展项采用岛台式布局居于展厅中央,与周边环境展区构成“中心—辐射”的空间互动关系。下方武器柜陈列中条山抗战所用步枪、八路军用过的大刀等武器,呈现历史的真实;上方悬挂国共合作守河防的历史图版,二者上下呼应,构成物质见证与精神象征的深刻对话,立体呈现西安军民同仇敌忾、血沃山河的英雄壮举,将具体史实升华至“共卫山河”的展览主题。

## 空间叙事:沉浸式记忆场景的构建

展览依托旧址空间,通过场景还原、媒介融合与叙事设计,构建出沉浸式、可体验的记忆场域。空间本身成为主动的叙事媒介,引导观众融入历史情境,进而激活集体记忆、强化情感联结,最终形成连贯而深入的观展体验。

### 情境导入铺陈叙事背景

西安为何成为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目标?西安军民在抗战中做了哪些贡献?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采用情境导入的叙事策略,结合西安及周边地势图、日军测绘的西安地形图以及国共两党有关西安防御部署的历史文献等多元展品,层层递进构建认知背景,帮助观众理解西安在战略层面的关键地位。以此为背景,展览以四个专题为线索逐步展开,深入回应“这里曾发生什么”的核心追问。当观众理解了西安军民“为何而战”,西安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壮举便愈发显得撼动人心,更能唤起深切共鸣与崇高敬意。

### 场景复原构建独特记忆

西安大轰炸的历史曾长期湮没于时光之中。展览依托影像、档案与口述材料,通过严谨考据,以写实手法重现空袭后的西安街景。残垣断壁、历史音效、1937 年防空公告与 1944 年老照片等元素交织并置,将西安军民七年反空袭岁月凝练为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直面战争的惨烈。场景不仅勾勒历史的悲怆,更聚焦于个体命运与日常坚守,墙上的标语、真实的空袭案例、翔实数据、反空袭举措与亲历者叙述,深刻诠释了大后方民众“平凡即抵抗”的历史真相,从而致敬那些在绝境中维系民族命脉的平凡伟力。

### 动静交织增强叙事张力

巧妙运用动静结合的展陈手法,激活空间叙事,营造沉浸情境。“一片抗日救亡声”展项以阵列形式展示西安进步报刊文物,结合剪影艺术与动态投影,生动再现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场景,有效唤醒在地认同,激发集体情感共鸣。“烽火枢纽”展项借助电子动态地图,同步呈现日军进犯与物资输送路线,并配合铅批、毛毯等实物陈列,具象展现抗战大后方对前线的关键支撑。实物静态展示与媒介动态延展交织,在虚实中构建出强烈的叙事张力,深刻凸显出抗争的艰辛与坚守的伟大。

张霁堂故居位于大同市平城区马王庙街 18 号院,这座宅院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距今已有 160 年历史。2014 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历史名城研究所编制的《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强调了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古城人文精神的传承,针对张霁堂故居提出“修缮后作为魏碑书法家张霁堂纪念馆,展示张霁堂事迹、书法作品以及大同的魏碑文化”,并纳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2016 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决定接收张霁堂后人无偿捐出的所居房产,筹划建立张霁堂故居纪念馆。2017 年该馆正式对公众开放,2023 年改陈提升后再度开放。馆内基本陈列包括张霁堂生平事迹及书法艺术两大部分,展出张霁堂故居用品、文件、书法作品 270 余件(套),从人品、书品两个方面,阐释张霁堂先生的书法艺术价值和道德精神价值。

## 故居阐释的使命意义

**在地属性突出**  
大同地区近现代历史名人、地方名人故居数量不多,张霁堂故居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且张霁堂的爱国事迹、阅历际遇以及在当时对魏碑书法的传习在本土极具传播意义。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名人故居相比,张霁堂故居的阐释离不开当时大同的社会环境与魏碑发展的历史基础。

**化育作用典型**  
设立名人故居文物保护单位本身就是以向公众宣示教育为主要目的,内部陈列展览的设计制作让古建筑内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更具教育意义。张霁堂故居为传统的明清四合院建筑风格,二进院落,院内有正房、东西厢房、南房等,建筑风格古朴雅致,至此可一览老大同民居风貌。张霁堂自幼勤勉好学,青年时期开始创业经营,他爱国诚信、注重修身,并在魏碑书法方面颇有建树。

## 展览阐释的立体架构

**如何打破生平事迹展陈的窠臼?——有关内容铺陈的考量**

很多名人故居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能够代表一个时期内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累大量的文化元素,已经形成较好的展览展示环境和资源。此次在保证故居的原真性基础上,展出了老照片、各种票据、聘书等与张霁堂经历、阅历相关的佐证内容,和他曾使用过的笔墨、书籍、家具等生活用品,以及存世的魏碑书法作品等展品,重点展品有“云锦章”外埠函、1954 年张霁堂为九龙壁维修竣工撰写的碑记拓片、刘春霖书写中堂贺联、《祭祖母文稿》等,突出展示其诚信经营、爱国爱家、魏碑传承三大特点,旨在展现张霁堂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传承魏碑书法方面所做所为。展览依据建筑本体特征,设置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张霁堂生平事迹;第二部分为张霁堂书法艺术,充分考虑建筑空间与展示主题呼应,带领观众先知其人,进而知其仁,从张霁堂的书法艺术,了解北魏时期平城魏碑在大同的源发及流变,尽可能全面地塑造张霁堂人品、书品兼备的形象。

整个展览分布于四个展室:一展室通过人民代表聘书、大同市商业局聘书、入党通知书等实物及其生前旧照,铺陈张霁堂的人生经历、家国情怀,反映张霁堂为人大厚、诚信经营等优良品德及其舍小为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二展室保持生活场景的原状陈列,铺陈碑拓、临帖、生活用品等,展示张霁堂长期研习魏碑以及在当时的生活起居;三、四展室陈列集中陈列张霁堂传习魏碑书法的诸多作品,既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家书,又有展示博大胸襟和革命情怀的毛主席诗词作品。

**如何重构时代底色下的人物个性?——有关形式设计的布局**

张霁堂生活的年代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时期,在对将要展出内容进行梳理后,进而思考的是怎样通过形式设计来丰富鲜活的人物个性,烘托人物张力、解构形式与内容的贴合。心系家国,诚信为本,文化熏陶……都是张霁堂传递给后世的信念感。在空间与形式上,需要打破四合院仿古建筑铺陈展览的特殊性和空间的局限性。空间规划。东西并列式的两进院落,发掘现有建筑条件优势,逆时针观展动线。展厅内部依托房屋结构,展柜沿墙放置,通过创造不同的空间组合与器物组合,建立有展示逻辑、有情感主线的展示脉络。同时,运用柜内、柜外光源,烘托展示氛围;结合建筑自然光,选取适合展示氛围的窗帘。在服务配套方面,设置咨询室、母婴室、博物馆商店、游客休息区等,并在休息区摆放装饰魏碑书法字体的石凳,以增强展示内容的互动和延伸。

形式设计。采用大量的水墨山水、墨竹元素;色彩方面选用中国传统色系哑合色为底色,以驼色和沉香色为主,画面淡雅沉稳,意图呈现知识分子的心境,同时营造古典典雅的体验环境。设计版面还选取大量魏碑元素,应用于主题墙面、纱幔以及摆放的石凳,增强

视觉辅助,凸显张霁堂的书法风格与特点及魏碑书法强大的生命力,以及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形式设计还体现出人文情怀,选取张霁堂书法与画作中的元素,与其他设计元素组合或搭配,蕴含了张霁堂的知识分子形象。

**如何兼顾参与式展览尝试?——有关情感连接的赓续**

在策划张霁堂故居展览改陈的过程中,策展团队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与张霁堂后人一同探讨展览文本及展示动线,邀请张氏后人参与到展览布置当中。同时,在张霁堂后人鼎力支持下,广罗展品,展览新增了无偿捐赠的百余件藏品。这种参与式记忆唤醒的探索,让策展团队更加立体地了解张霁堂的为人及书法功底,同时张氏后人对张霁堂的一次次回忆,也赋予张霁堂故居展陈以温度。另外,社会力量的支持功不可没,市档案馆提供了有关张霁堂从商期间相关材料的复印件,用以辅助展示,让观众能够真正走近张霁堂的点点滴滴,更近距离地感知张霁堂。

在展示张霁堂生平和书法造诣方面,利用短线性媒体——采访短片,将其后人、文化学者、魏碑书法艺术家等对张霁堂的生活经历与书法艺术的叙述剪辑为一部能够让观众更深入了解张霁堂的听觉型知识输出影像。

## 阐释策略的核心要义

**近代建筑与当代语境**  
对于张霁堂故居这类建筑进行展览陈列,切入点和落脚点均不能避开建筑的时代与当下的阐释解读。展览以“回望—守望—希望”的思路讲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述故事背后反映出的诚信经营与文化传承在当下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此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感。当再一次梳理出展览的故事线,定好叙事语言基调,将参观者与主人公的视角重叠,建筑与语境自然引起了共鸣。

**特定主题与社群吸引**  
魏碑作为展览主题的重要部分,策展团队将书法爱好者,特别是魏碑书法爱好者确定为目标观众群,将讲好魏碑故事作为展览目标之一。魏碑源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张霁堂常年研习魏碑书法,形成了自己率真、古拙、浑穆、尚神的书法风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为文物单位、机关、学校、医院、影剧院书写碑记、牌匾、名称标识等。在展览场所的一方天地中,不仅能够观赏魏碑书法,亦可以体验魏碑活动。社教人员精心策划了“平城魏碑‘拓’步而来”系列活动,利用小型仿制石碑,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拓碑拓印。此外,还针对特定节日开展读书活动,如“九九重阳节”时,大同的小记者们怀揣崇敬探访张霁堂故居。

**展示利用与价值存在**  
一座故居和几百件展品,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张霁堂如何由“小我”的微小折射出时代的气节与信仰、透物见史,从而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以事见人,从而知晓其对文化的助推力。将张霁堂的事迹和书法艺术作为展览的关键信息展示出来,能够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大同人都在为城市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努力。同时,展陈不能仅限于展示,应当通过各种方式讲好故事,把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得更远。因此,将张霁堂故居基本陈列进行了数字化全景采集,进行多维度展示。

此外,展览还依托大同作为北魏帝都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张霁堂故居纪念馆展陈主题,选取北魏文化中的代表性文化载体——魏碑作为“北魏平城”系列文创研发的主题元素。文创产品种类包括:文件袋、笔袋、明信片、充电宝、帆布包、手机壳 6 种大众生活用品。

## 余论

地方名人故居展陈,一方面要厘清名人影响是否能以当代语境充分诠释,另一方面要界定名人故居与地方文化情结的价值建构是否清晰。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播方式、传播载体、传播内容,会随着社会化而变化,作为展陈策划的主体,应当引导大众传承其中的核心和精华。作为专题性展览,着重考虑参观者在其中的情感体验、动线舒适、知识供给,等等,尽可能让不同类型的观众在此有获得感,又要围绕受众开展主题活动。此外,地方名人故居类展陈与博物馆展陈同样需要考虑无障碍性、传播性等展陈因素。总之,在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和可持续性的方式,促使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活化延续。

(作者单位:大同市博物馆)



魏碑书法家张霁堂故居纪念馆第二展室